

【中国的新音乐须具有民族性】

◆ 1931年，贺绿汀连考两次，以28岁“高龄”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，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。黄自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，他启发贺绿汀，中国的新音乐必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。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，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。

【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】

◆ 1934年，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“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”比赛。贺绿汀的《牧童短笛》和《摇篮曲》同时获奖。《牧童短笛》中，贺绿汀用钢琴模仿竹笛，将西方音乐方法与中国音乐风格结合，是一首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品，也是我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。

【飘荡在上音校园里的民间音乐】

◆ 在上海音乐学院，贺绿汀抱着板胡亲自上课，从陕北的《信天游》《走西口》唱到贵州、湖南的民歌。为了让师生接触地道的民间音乐，他四处奔走，请民间艺人到校园里示范演奏，中国各地风格多元的民间音乐荡漾在上音校园。他要让每一位走进上音的孩子，都在内心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。

贺绿汀：不断从民族音乐汲取养分的人民音乐家

■ 本报记者 任思蕴

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，陈列着一份馆藏国家一级文物——《游击队歌》原谱。“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”，这首抗日歌曲不仅在烽火滚滚的华夏大地广为传唱，而且流传至今，已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曲目之一。

1938年，贺绿汀跟随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来到山西临汾八路军抗日前线，炮火在头顶轰鸣，窑洞中的他心念如潮，一气呵成了这首明快有力的《游击队歌》。苦难中的乐观，绝境中的顽强……这首歌曲，在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历程中，在作为人民音乐家的贺绿汀漫长而倔强的一生中，都奏出了最强音符。

从山谷高腔到中国风钢琴曲

贺绿汀（1903—1999年），原名安卿，又名抱真，生于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东乡罗浮岭附近农村。贺家祖辈都是背负青天、脚踏黄土的农民。20世纪初的中国，内外交困，山河里的贺绿汀在连年的灾害、饥荒里勉强生存。此时的他完全不知五线谱和钢琴为何物，更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一生将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程中，和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筚路蓝缕的探索，联系在一起。

贺绿汀最初的音乐熏陶来自乡间的山歌和送葬时哀哭的挽歌。据他晚年回忆，父亲喜欢唱祁阳戏，业余与亲戚组织祁阳清唱团体，以锣鼓胡琴为伴奏，遇亲友去世时，彻夜在死者停柩处唱，以示诀别。贺绿汀小时候，常于田边山上听此“高腔”以及山谷中的回声，如泣如诉，凄婉悠扬。受父亲影响，他从小就对祁阳戏发生兴趣。当时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人提倡诗歌音乐教育，贺绿汀入私塾就读时，国内学校设唱歌课程的蔚然新风，也已吹到了邵阳。

1921年，贺绿汀从邵阳县立中学毕业，到东乡灵山寺小学教了一年半书。三哥留学法国，留给他许多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时用过的音乐讲义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五线谱。1923年春，贺绿汀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，课程以数理化为主，也十分重视艺术教育，特设艺术专修科，以培养小学音乐、美术教师为宗旨。贺绿汀主修音乐，学习钢琴、小提琴、音乐理论及民间乐器和民间音乐。这一时期他沉醉于钢琴练习，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留校。正是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，贺绿汀也投身其间，任湖南邵阳总工会宣传部长。三哥贺果是中共早期党员，毛泽东的留法同学，在其影响下，贺绿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1年，贺绿汀连考两次，以28岁“高龄”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。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由蔡元培于1927年创办，地处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上海，当时任校长萧友梅的努力下，音专虽仅有师生百余人左右，但教学水平并不逊色于欧洲一流的音乐教育。贺绿汀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，黄老师比他还小一岁，任教务主任和作曲理论教授，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音乐体系的学者。黄自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，他启发贺绿汀，中国的新音乐绝不是抄袭国外作品，而必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，应当用西方先进的音乐方法整理中国的民谣旧曲，以发展中国新的音乐。黄自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，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。

贺绿汀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他租住在一个嘈杂的裁缝铺楼上，起早贪黑，借昏暗的灯光或晨光刻苦学习。因生活拮据，只能在学校旁的一所弄堂小学里，和其他同学合租一架钢琴，轮流练习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日本快速占领东三省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民的抗敌情绪。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，黄自写下第一首抗战歌曲《抗敌歌》，呼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，做“中华锦绣江山的主人翁”。黄自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为，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，要把音乐变成武器，去武装千万个同胞。

这一时期，贺绿汀在武昌艺专任音乐理论教师，当时学校请来居住在汉口“租界”的外国音乐家兼课，使贺绿汀认识到名家名师以及欧洲音乐



【学术档案】

贺绿汀（1903—1999），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、音乐理论家。湖南邵东人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。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，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。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参加新四军，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。1943年赴延安，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、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。1945年后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华北文工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、全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等，并创办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。主要音乐作品有《天涯歌女》《四季歌》《嘉陵江上》《游击队歌》《牧童短笛》《森吉德玛》《晚会》等，并撰写大量音乐理论文章。

在动荡的年代，音乐家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

贺绿汀从部队行军生活联想到小军鼓的节奏，提炼成贯穿全曲的主导音型，连词带曲，《游击队歌》在防空洞里一气呵成。“没有吃，没有穿，只有那敌人送上前，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”这首歌的和声非常简单，易于传唱。贺绿汀曾写文章讨论音的繁复：“音要用得得当，每用一个音都要考虑，但是简洁又不等于单调，简洁与有变化是不矛盾的。最好的曲子都是简洁而又有变化的。”

《游击队歌》写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写于艰苦卓绝的御敌前线，但曲风明快昂扬，无忧无虑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乐观顽强和必胜信念。1938年春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临汾城西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，《中国音乐界的现状及我们对于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》中写道：“劳动阶级的人总是很可爱的，他们不知道音乐是什么，但是他们实在是最好的作曲家。他们的口头存在着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活的音乐遗产。”1936年，贺绿汀应邀为反映都市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《马路天使》谱曲。贺绿汀了解并同情这种卑微而痛苦的命运，真诚地用音乐表达人们内心质朴而丰富的情感。他搜集了许多苏南民歌加以改编，用传统民族乐队伴奏，用西洋和声技巧处理，为电影创作了《天涯歌女》《四季

贺绿汀的前半生，遵从恩师教诲，以音乐为武器，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；后半生背负起上海音乐学院的理想，躬身前行。或许可以说，他让渡了一部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，献给了更广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。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始终是：“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方面，我顶多不过是一块铺路的小石头。”

1999年4月27日，96岁的贺绿汀永别中国音乐艺术。临终前，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《天涯歌女》。”

背负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

不断思考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时代责任，他深深意识到：只有人民、民族和时代需要的音乐教育才是真正的音乐教育。

这时的贺绿汀，除了培育人才，也迎来第二个创作高峰。1939年春，在重庆教书的作家端木蕻良沿嘉陵江散步时，创作了散文诗《嘉陵江上》，寄托了对失去的家园东三省的眷恋，后经贺绿汀谱曲，吸收融汇了西方歌剧的朗诵调及咏叹调的艺术形式，成为又一首不朽的抗日救亡歌曲。这一时期，他还陆续创作了以湖南花鼓戏音调为底色的《墨春泥》，以及《保家乡》《中华儿女》《空军进行曲》等一系列独具表现力的作品，饱满腔热血和昂扬的斗志都化为了五线谱上跃动的音符。

相对平静的环境并不长久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随着“皖南事变”的发生而彻底遭到破坏。1941年，贺绿汀离开育才，前往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，刘少奇、朱德热情邀请他到延安鲁艺华中分院开展战地音乐教育。1943年7月，贺绿汀来到延安鲁艺。他亲自编写教材《和声学初步》，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第一部专业的、系统的初级和声教材，由于它适合前方培训军队文艺干部的需要，曾三次油印出版。此外，《凯旋》《出征》《出钱参军》《选种歌》《官兵团结一条心》《自卫军歌》《前进，人民的解放军》，轮唱《哨兵歌》，大型合唱《1942年前奏曲》，民歌改编《东方红》，管弦乐曲《胜利进行曲》《森吉德玛》等作品相继诞生，作曲事业又臻高峰。

1946年后，贺绿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，在延安组建我国第一个管弦乐团——中央管弦乐团，担任第一任团长。他根据艺术规律和扎实的专业知识，创作了《晚会》《森吉德玛》《胜利进行曲》等管弦乐作品，在火热的土改运动中，还排练了莫扎特的《小夜曲》。同样从国立音专来到延安、后来称为中国著名指挥家的李德伦曾回忆：“（我们）对管弦乐的看法始终没有走样，贺绿汀起了很大的作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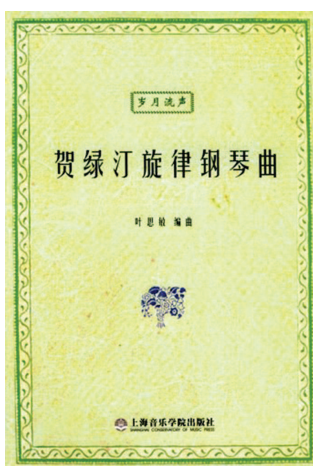
让每一位走进上音的孩子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贺绿汀南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，这里正是他原来的母校国立音专。贺绿汀认为，音乐学校建设关系祖国音乐文化发展前途，因此，在此后半个世纪，他几乎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领域。

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，此时已几近瘫痪，只剩二十几架钢琴和二十几位老师。贺绿汀在办公室悬挂了已故恩师黄自的像，他以此为标杆，鞭策自己的工作，希望母校尽快恢复元气，早日实现萧友梅、黄自那一代音乐人的理想——让“乐声遍及华夏”，也早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志向——让中国音乐成为“最有价值的民族音乐之一”。

贺绿汀雷厉风行，要把上音带回正常的教学轨道。他登报求购旧钢琴，短时间内将上音的钢琴数增加到150架；他上书市领导，为音乐学院争取到了市中心汾阳路的校舍，方便上海市民欣赏学校开的音乐会，也方便学生参加上海的群众性的音乐活

贺绿汀代表作一览



《游击队歌》原谱

《贺绿汀旋律钢琴曲》